

大卫·A·德席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 1b 节，

“希伯来书”简介：讲道的对象、内容和原因 (第2 部分)

© 2024 大卫·德席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在关注了作者留给我们的布道内容后，我们也应该花些时间仔细研究一下这段文字，看看它能揭示出他所针对的会众的情况。缺乏开篇对我们没有帮助。如果希伯来书从某某地方开始，为我们填补这些空白，那就太好了。

整篇文献中唯一实际的地理参考来自结尾的一句问候语：意大利人向你们问好。而这对于确定意大利人向你们问好的人是谁并没有多大帮助。关于听众的一个早期猜测是，听众是由犹太基督徒组成的，甚至可能是讲希伯来语的基督徒。

手稿传统包含许多由抄写员或抄写员为该特定文件赋予的标题，这些标题往往侧重于某些希伯来人群体作为实际受众。例如，我们读到一些手稿，从罗马写给希伯来人，从意大利写给希伯来人，从意大利通过提摩太写给希伯来人，从罗马写给耶路撒冷人的希伯来人，从意大利匿名通过提摩太用希伯来语写的希伯来人。所有这些抄写员标题的共同点是，都声称该文件是为基督教犹太人撰写的。

这种传统的受众识别方法继续得到大量支持，但我认为其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例如，人们经常认为作者对旧约的彻底兴趣更适合犹太读者，而不是非犹太人，或者这种论点的另一种形式是，作者似乎认为他的读者对旧约的熟悉程度表明他的读者是犹太人，而不是非犹太人。相反，旧约是非犹太人基督徒的神圣神谕，就像它是犹太基督徒的神圣神谕一样。

非犹太人基督徒对这些神圣文本的阐释会像犹太基督徒一样感兴趣。非犹太人基督徒也会在多年的基督教崇拜和聆听基督教教义的背景下，迅速接触并熟悉

旧约的广泛内容。如果我们看看新约的另外两本文本，加拉太书和彼得前书，我们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两段经文明确是为非犹太人基督徒写的。加拉太书当然试图阻止基督徒接受割礼。这是非犹太人的问题，而不是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在生命的第八天就做出了决定。

彼得前书还谈到了那些远离偶像崇拜的基督徒，他们的邻居现在与他们疏远了，因为他们不再继续信奉他们曾经信奉的希腊罗马宗教。所以这里有两段显然是写给外邦人的经文，每一段都包含大量来自旧约的引文，也包含参考和暗示，如果要充分发挥它们的影响，外邦基督徒就需要认识到这些参考和暗示是对上帝圣言的暗示和引用。所有这些都表明，教会早期的外邦基督徒对旧约内容的兴趣和彻底的社会化程度与会众中的犹太同胞一样。

另一个经常被提出的有利于犹太基督徒读者的论点是作者关注祭祀仪式及其人员。也就是说，他对利未人和以色列祭司阶层在圣殿或在此之前在圣幕中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有人认为，这是犹太人而非外邦人感兴趣的。

相反，我认为《希伯来书》直面了旧约作为犹太和外邦基督徒的神圣经文的主要绊脚石，即如何坚持这些文本作为神圣启示和权威规范，同时又不实践他们规定的仪式崇拜。也就是说，一个将旧约作为上帝之言来阅读的外邦人需要了解他或她作为基督徒如何坚持这些文本而不参加耶路撒冷圣殿的任何仪式。这对一世纪的外邦基督徒和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人们也经常认为作者主要关心的是阻止人们回归犹太教。但我们真正知道的是，作者试图阻止人们叛逃，而不是叛逃者会朝哪个方向走。如果他只考虑或主要考虑犹太基督徒回归非基督教犹太教，那么令人惊讶的是，他会说这是背离永生的上帝，就像希伯来书 3:12 中所说的那样，而不是简单地背离基督。

首先，非犹太人需要从偶像转向永生的上帝，非犹太人基督徒则会背离永生的上帝，回归到以前的生活。将太阳与天使、摩西和利未教派进行比较显然是为了提升基督徒现在与太阳的关系的价值。但这些比较是否意在贬低犹太教作为一种活跃的替代选择，这一点并不那么明显。

这篇讲道中还有几个积极的迹象表明，外邦基督徒也是作者的听众。例如，听众皈依后的主要指导主题更适合外邦皈依者，而不是犹太皈依者。作者在第 6 章第 1 至 2 节中写道，在新信仰的社会化过程中，听众接触到了关于悔改死行和信靠上帝的教导、关于洗礼和按手的指导、以及死者复活和永恒审判。

现在，第二圣殿时期的典型犹太人当然已经对上帝有信仰，知道死者复活和永恒审判。这些是犹太人对宇宙构造的非常常见的支柱，遍布各个犹太群体，甚至可能与犹太教中某个著名党派或学派（如法利赛人或艾赛尼派）不一致的传统犹太人也是如此。如果作者认为悔改死行和对上帝的信仰适合犹太人，那就太奇怪了。

相反，这可能是外邦人从偶像崇拜中转变的线索。偶像通常被称为死物。例如，《所罗门智慧书》中讲到工匠用双手加工死物，就像制作偶像一样。

当然，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信中，对上帝的信仰是谈论外邦人皈依以色列上帝的一种方式。保罗的使命本身的性质（作者和会众很可能属于这一使命）也表明外邦基督徒也会出现在听众之中。毕竟，保罗认为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尽管他在传教时将犹太人也包括在听众中，尽管他致力于发展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可以一起用餐的会众，但他将自己的工作主要定位为接触各国。

因此，如果作者属于保罗传教团，那么他很可能是在向一个从该传教团中兴起的教会致辞，而这样的教会将有一个由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组成的混合会众。当我们思考这个由犹太教徒和外邦教徒组成的混合会众居住的地点时，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唯一的地理线索再次出现在第 13 节第 24 节中，来自意大利的人向你们问好。

现在，人们认为这封信有两种含义：要么这封信是从意大利写的，要么这封信是国外兄弟姐妹写给意大利人的。然而，所有早期抄写员的推测都与第一种选择一致，也许这与彼得一世和克莱门特一世的模式一致，这两封信是另外两封一世纪从罗马写给其他地方基督徒的书信。用希腊语表达“来自意大利的人”也是一种公认的起源说法，但不是公认的与某个地方分离的说法。

因此，一切都表明意大利，甚至罗马，是意大利基督教的主要中心，也是创作地。但话虽如此，我们对接受地知之甚少，只知道它很可能位于保罗传教区的某个地方。学者们对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分析越来越感兴趣。

例如，韦恩·米克斯（Wayne Meeks）就哥林多教会撰写了一篇开创性的研究，名为《第一批城市基督徒》。希伯来书几乎无法进行同样的分析，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听众的社会阶层。首先，这篇布道表明听众来自各个社会阶层，而不仅仅是来自受困的大众或穷人。

这个社区的一些成员曾经拥有值得没收的财产。即使在遭受最严重的迫害之后，该会众仍有成员能够提供款待并进行慈善行为。作者还认为有必要告诫听众不要有恢复财产和可能的地位的野心，这对富人或至少曾经拥有过的人来说比对穷人来说更可能是一个问题。

我们从传教士回忆的三个社区历史片段中了解到听众的一些故事。他有策略地回忆这些特定的片段。每一个片段在他的布道中都发挥着一个作用：让听众以他希望的方式应对他们当前的挑战。

然而，它们也确实打开了三个窗口，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个社区长期以来的生活。这些窗口与社区的起源、他们作为新皈依者所接受的社会化以及他们早期邻居的负面反应有关。他回忆的第一件事与社区的起源有关。

在第二章第一至四节中，我们以问题的形式读到：我们怎能逃避如此伟大的救恩呢？这救恩起初是主亲自说的，后来听见的人也向我们证实了，神也照着他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各方面的能力，以及圣灵的彰显，与他们同在。在这种皈依、听见话语的经历中，听众也感受到了神的同在和力量。这是一次与神的体验性相遇，使他们确信了福音信息的真实性。

这是保罗教会的常见模式。如果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或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开篇与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描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依靠上帝出现，让听众信服。因此，该团体、其聚会以及其基本世界观和故事都具有超

凡魅力的合法性，这种魅力源于人们通过接受和相信这一信息而与神、与终极接触。

这种体验足以激励听众果断地摆脱他们以前对神灵如何运作和如何接近的理解。无论他们以前是非基督教的犹太人还是非基督教的异教徒，情况都是如此。无论如何，他们与信息的接触以及通过信息与上帝的接触使他们决定打破与神灵互动的传统方式，因此也打破了由这些与神灵互动的模式所维持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在教堂外的犹太教堂，还是在希腊和罗马城市以及保罗传教区的寺庙和公共空间。

作者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社区历史的第二个阶段，即他们融入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也就是福音。他们沉浸在上帝的圣言中，尤其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圣经阅读中，他们沉浸在关于基督的基本教义中，正如作者在 6:1 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上帝干预的基础故事，基督教运动就是围绕这个故事形成的，上帝干预了耶稣基督这个人。作者还谈到了他们在这个新信仰和新生活方式中的主要教义的六个组成部分。

这些包括悔改死行和信靠上帝、洗礼和按手礼的教义、死者复活和永恒审判。对上帝的信仰当然是外邦人皈依基督教的基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1:9 中回忆了帖撒罗尼迦皈依者如何从偶像转向上帝，侍奉一位活着的真神。悔改死行的观念再次让人想起放弃偶像崇拜的语言，这通常与对上帝的信仰有关。

所罗门智慧书第 15 章第 17 节讲到异教工匠用不法之手制造死物，作者经常称偶像为死物， nekra 。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可能在这里想到了早期基督教的教义，即为什么偶像崇拜不是与神力互动的方式。对死行的悔改也可能指对导致死亡的行为的悔改，而不是对导致生命的行为的悔改。

这也是对这句话的一种符合犹太背景的解释，正如我们在申命记 30 章 15 至 20 节中看到的那样。摩西在那里告诫他的听众，要选择生而不是死，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不要做违背上帝律法的事。我认为应该抛弃一种关于死行的想法，那就是，遵守旧约律法或实践旧约邪教就是早期基督教运动所反对的死行。

现在，就希伯来书的传道者而言，这些可能是无效的行为，但肯定不是死的行为或致命的行为。这将代表作者对旧约律法甚至旧约邪教的看法的扭曲。作者在这里也策略性地渲染了前基督教生活。

他在信中的另外两处，即希伯来书 10:24 和希伯来书 13:21，将基督徒在基督之外的生活中所做的死行与皈依者现在能够与基督一起完成的高尚行为进行了对比。这种战略色彩有助于基督徒坚持他们目前的身份，而不是回到不那么高尚、当然也不太有成果的身份。当然，洗礼是加入基督教运动的主要和相当普遍的权利。

它作为一种机制，帮助人们从一个身份和一个主要社会群体过渡到另一个身份和主要社会群体，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洗礼就是对旧生活的死亡和对新生活的活力。仪式中既有放弃的元素，也有对新生活和新社区的依恋。

希伯来书中令人费解的是，他提到了复数形式的洗礼教导，坦率地说，目前尚不确定作者是否在暗示其他早期教导，将洗礼与异教或犹太教的净化仪式进行对比，或者将洗礼添加到其他独特的净化实践中，而这种净化实践在早期教会中并不为人所知。或者，作者在这里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双重清洗，他稍后在第 10 章第 22 节更详细地讨论了这种清洗，其中身体用清水清洗，这是身体的洗礼，但良心或心灵因耶稣的死而摆脱了不良的良心，这是洗礼的精神效果。另一种可能性是，鉴于作者在 6-4 节中不久后就谈到了接受圣灵的洗礼，作者认为水洗礼是进入社区的入口，也是圣灵的洗礼。

按手在使徒行传中非常常见，这也是与保罗传教有关的文本。它似乎与促进皈依者接受圣灵有关，在从皈依到圆满的旅程中得到神圣的力量。他们社会化的最后两个要素与死者复活和永恒审判有关，这是犹太世界观和基督教世界观的主要方面。

作者强调这一点，因为它仍然是衡量今生行动利弊的基础。它使这些世俗后果相对化，并最大化死后后果。因此，它鼓励我们的基督教会付出一切必要的短期代价，以避免死后代价，因为死后代价会持续更长时间，代价更大。

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反映了一个强大的再社会化过程，将教学和仪式结合起来，为这些早期基督徒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和新的归属感。在希伯来书第 10 章第 32-34 节中，传道者将听众带回到一段时期，也许确实是一段很长的时期，他们与邻居的关系非常紧张和敌对。现在回想一下早年的日子，在被启蒙之后，你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苦难，一方面是被责备和考验所折磨，另一方面是让自己成为那些受到如此对待的人的伙伴。

因为你们同情那些被监禁的人，你们欣然接受了财产被没收的事实，因为你们知道自己拥有更美好、更持久的财产。我们不知道这篇布道发表时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多久。然而，我们确实得到了一幅清晰而深刻的画面，其中基督教团体的荣誉因他们认同这个耶稣以及以他的名义在地中海城市传播的运动而处于危险之中。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他们的邻居们对他们的回应是责备和骚扰，这可以说是某种考验。作者强调了他们的羞辱经历，称这是由于社区遭受的责备和骚扰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他也指出，他们如何自愿勇敢地向那些最受非基督徒邻居攻击的姐妹和兄弟们挺身而出，对那些因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忠诚而被投入监狱的人表示同情。

在这样做时，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心甘情愿地公开表明自己是这些最受羞辱的人的伙伴，并会招致类似的羞辱、骚扰，甚至针对他们自己的法律诉讼。作者还谈到了财产的扣押，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是某种官方没收行为，例如，以相关指控对信徒处以罚款，或者仅仅是掠夺财产，就像在古代世界当一个团体失宠时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一个团体得不到强大赞助人的保护或法律系统的保护，他们就成了可以掠夺的对象。

作者举出这个例子的重点是，在过去，社会能够坚韧不拔地忍受这一切，甚至带着一种喜悦的感觉，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他们的投资在上帝眼中是如此重要。现在，荣誉是希腊罗马世界的核心社会价值。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参议员和哲学家塞内加观察到，光荣的东西之所以被珍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光荣的。

因此，表彰或羞辱是强化群体价值观的主要手段。这是价值观的基本枢纽或价值轴心，其他考虑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基督徒的邻居试图让基督徒感到被贬低、被羞辱、价值降低，因为他们放弃了旧的生活方式，转而效忠这种新的、可疑的群体。

这些邻居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纠正他们认为的不正常行为。他们想挽回那些叛逃到这个奇怪的东方邪教的邻居，并赢回他们。或者，如果他们是犹太人，犹太教堂的压力将旨在让他们重新更严格地遵守摩西律法，即《托拉》，这可能包括不像保罗和他的使命要求犹太基督徒那样与外邦人如此密切地交往。

这也是基督徒邻居阻止进一步改宗的一种手段，如果他们能证明加入这个团体，他们就会遭遇这样的后果。这些邻居的反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重申他们对自己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承诺，而当他们的邻居叛逃到这个奇怪的邪教组织时，他们会发现这些承诺受到了威胁。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基督徒外来者会认为加入基督教团体是一种反社会和潜在的颠覆性行为，是一种值得纠正的选择。

当外邦人看到自己的一些同胞加入基督教团体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走向不虔诚，甚至是无神论的举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赞扬人们放弃偶像，转而侍奉一位活着的神，而大多数外邦人则认为，这是为信奉以色列人民公认的部落之神而对大多数神灵的不敬。外邦人可能还会认为加入基督教运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或颠覆性。

毕竟，如果外邦人对这个团体有所了解，他们就会知道，该团体的领袖已被罗马总督以煽动叛乱罪处死，并被钉上了十字架。另一方面，犹太人认为，这场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可能会侵蚀上帝圣洁子民的界限，因为它导致以前遵守界限的犹太人与外邦人一起吃饭、与他们交往、进入他们的家中，也许作为基督徒礼拜的场所，并在很多方面威胁到上帝在摩西律法中为上帝圣洁子民设定的界限。他们还会认为，犹太皈依者是弥赛亚伪装者、亵渎者、与撒旦勾结的巫师的追随者。

收信人的反应，即基督徒对这段经历邻居羞辱和矫正压力的早期时期的反应，尤为重要。他们接受了拒绝。他们接受了试图将羞辱归咎于他们的企图，并对此置之不理，而是坚持彼此团契，继续忠诚于他们发现的基督和将他们置于其羽翼之下的上帝，这比邻居的接受更有价值。

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坚持在他们面前讲述这段前期，以鼓励他们不要放弃他们以前的勇气。也许比关于古代文本的作者或古代文本的受众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关于听众在收到该文本时的情况的信息。关于希伯来书，我们必须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它的作者解决了哪些挑战？没有证据表明这段文本反映了对基督教运动的新反对或加剧的反对。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邻居们还在继续大力羞辱他们。他们可能已经用冷漠的漠视取代了之前激烈的侮辱和骚扰。例如，这将使《希伯来书》与《彼得前书》区分开来，《彼得前书》的作者谈到了来自外界的当前和持续的压力。

也没有证据表明教义偏差是作者撰写和发送这篇布道的迫切原因。希伯来书第 1 章第 5 至 14 节不时被视为收信人开始崇拜天使或过分看重天使的标志。这几乎肯定不是事实，而是过度镜像阅读文本的一个糟糕例子。

如果作者确实担心收信人开始崇拜天使或类似的东西，比如我们在歌罗西书中有证据证明这一点，那么 1:5 至 14 之后的劝告将反映这一点，而不是它实际上反映的担忧。希伯来书似乎主要是由于简单的承诺失败而引起的。早期羞辱离经叛道的基督徒的尝试可能在短期内失败了，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开始获得支持。

关于听众的情况，我们掌握的一个确凿证据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一定是很多人，但有些人）已经开始退出与较大的基督教团体的聚会。在希伯来书 10:25 中，作者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现在，最后一句话向我们表明，作者清楚地收到消息，一些皈依者开始认为参加基督教聚会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这些信徒开始走上危险的道路，再次迎合非基督徒邻居的期望，寻求再次回到故乡，厌倦了渴望他们所承诺的天国之城的出现。当我们从头到尾阅读希伯来书时，似乎听众面临的直接危险是未能承诺及其后果，即离开基督徒团体，放弃对基督教信息为他们带来的奖赏的关注。因此，我们在第 2 章 1 节读到，他们偏离皈依时所听到的信息的危险，或者在第 2 章、3 章至第 4 章中读到，他们忽视耶稣所说的拯救信息的危险，而这个拯救信息不仅得到了耶稣的见证，而且得到了上帝本人的证实。在第 3 章 12 和 13 节中，我们读到，因不信任而背离活着的上帝的危险，或者在第 4 章 1 节中读到，他们未能进入应许的安息之地的危险，或者，在第 4 章 12 节中，他们因缺乏信任而在进入应许之地的门槛上失败，就像旷野的一代一样。

或者，我们在第 12 章第 3 节中读到疲倦和灰心的危险，或者在第 12 章第 15 节中读到未能获得上帝的恩赐。我们发现整个布道都在反复强调同样的基本危险，因此也强调同样的基本挑战。在社区中，有些成员在承诺上动摇，在确信他们所收到的话语是可靠的上动摇。

他们坚信加入这个团体后，他们确实遇到了神，他们确信承诺给他们的回报是真实的，值得他们为继续与这个承诺给予回报的团体保持联系而付出代价。信徒们在世上生活了太久，没有得到荣誉，也没有得到上帝儿女们应许的荣耀。他们已经太久没有看到主的日子了，虽然临近了，但从未到来。

他们面临着生活在中间地带的困难。他们离开了尘世之城的地位和位置，但尚未进入上帝根基的永恒之城的荣誉和地位。因此，这个教会的一些成员开始将脱离团体视为一条康复之路，是回到邻居怀抱中重新获得剩余生活的方式，毫无疑问，邻居们会欢迎忏悔者和改过自新的人。

如果作者想在这段文字中完成一件事，那就是鼓励听众不要屈服于这种动摇的承诺，而是继续朝着他们最初加入基督教运动时开始的方向前进，并以他们以前所表现出的自信和勇气这样做。他在第 3 章第 6 节中写道，我们若坚持我们的勇气和来自盼望的夸口，就是基督的家了。或者，在 3:14 中，如果我们坚持我们最初的承诺直到最后，我们就是基督的伙伴。

在第 4 章第 11 节中，他试图劝告听众，让我们赶紧进入那安息，以免任何人因旷野世代所表现出的不顺服模式而跌倒。他在第 4 章第 14 至 16 节中敦促他们，让我们坚持我们所承认的。让我们继续勇敢地靠近恩典的宝座。

他在第 6 章第 11 节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表现出同样的热切，直到最后，获得对盼望的充分保证。他在第 10 章第 23 至 25 节中敦促他们：让我们继续靠近，坚定不移地坚持盼望的告白。此外，在 10:35 中，不要抛弃你的勇气，它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因为你们需要忍耐，这样，你们在遵行了上帝的旨意之后，才能得到所应许的。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在这篇布道中，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劝诫人们，他的主要愿望是让听众致力于保持身份、实践和界限，而这些正是他们与社会紧张关系的根源。

他的布道从头到尾的所有内容都可以理解为一种修辞激励或一种修辞约束，旨在实现这一目标，即激励听众对上帝和上帝的儿子持之以恒、忠诚和感激。实现他为听众设定的目标的关键策略是什么？当我们通读希伯来书全文时，我们会发现作者关注激励毅力的三个主要策略，敦促听众对他们的处境采取三种反应。第一个是鄙视耻辱。

第二个策略是向上帝表达对他们所得到的一切的感激。第三个策略是互相鼓励和支持，继续面对邻居给他们带来的艰难困苦。第一个策略是试图激励听众鄙视羞耻，它直面了基督徒邻居对他们的皈依以及他们的新忠诚和新做法的负面反应问题。

这些邻居一直试图让皈依者感到羞愧，让他们重新回到他们之前的行为中去，那些他们可以肯定的行为。例如，对于外邦邻居来说，参与对传统神的崇拜巩固并保护了他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或者，对于非基督徒犹太邻居来说，他们要注意那些边界，这些边界保护了上帝的圣民，并使他们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服从上帝的使命。

作者鼓励听众鄙视羞辱，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受到社会压力，从而免受邻居试图进行社会控制的影响。这一策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在希伯来书 11

中找到，因为作者列举了一些值得称赞的例子，这些人自己必须鄙视羞辱，才能在上帝和上帝的子民面前获得更大的荣誉。因此，尤其是亚伯拉罕、摩西、殉道者的例子，以及耶稣本人的最高典范，都是那些凭着信念必须抛开世俗人的意见，才能自由地追求上帝为他们设定的荣誉的人的例子。

作者对社区自身过去事例的回忆也属于这一范畴。我们还会发现作者将被羞辱或被边缘化的经历重新解释为在上帝面前产生荣誉的经历。例如，这背后的原因是他将听众的处境描绘成一场高尚的竞赛，他们被要求参加比赛并有可能获胜，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超越邻居的社会压力。

这也是他关于神圣教诲的隐喻，即上帝为他们制定的形成性纪律，使他们成为他们即将接受的祖国的正直和有道德的公民。作者策略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让听众的眼睛专注于向上帝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已经得到和希望得到的所有好处。这实际上是作者修辞策略的核心，让收信人专注于他们已经得到的无与伦比的礼物，以及通过耶稣调解上帝的恩惠而将要得到的礼物。

通过这种方式，作者也希望将与耶稣保持联系的价值牢牢铭刻在人们心中，耶稣是他们获得上帝恩惠的中介。作者极力提醒那些可能开始认为坚持留在基督徒团体中损失太多的人，他们通过这种联系获得了多少，并且将获得多少。他将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所放弃的东西转移到他们所得到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感激之情和神圣的恩人身上。

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强调了以尊重和维护与宇宙之神的恩人-受益人关系的方式行事的终极重要性，高于任何其他动机或目标。赞助和互惠是作者及其读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的基石。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要从社会中的其他人手中获得。

因此，一个人可以得到他或她可能需要的东西，例如，收获后播种新作物的种子，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可以向上流动的地方获得一些机会。要做到这一点，另一个人必须愿意表现出恩惠，表现出仁慈。而这样的礼物，这样的仁慈的展示，实际上在接受者和给予者之间建立了更多的关系。

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公共慈善，比如一个非常富有的公民可能会举办宴会或为整个城市的游戏提供资金，而是个人之间的日常互动。赞助和互惠创造了持久的社会纽带。我们发现这种关系的道德体现在charis一词的含义中，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恩典。

但希腊语charis实际上有三个不同但相关的含义。恩惠，给予的意愿，因此翻译为恩典。礼物本身，以及对赠予者的感激。

这句话 charis包含三种含义，它们共同构成了互惠之网，使这一社会结构紧密交织在一起。壁画、浅浮雕和雕像中经常出现的经典形象是三个女人围成一圈跳舞的形象，她们经常手牵手或一只手搭在另一只手的肩膀上。这幅画描绘了三位美惠女神。

塞涅卡在谈到这个形象时，谈到了女性，这三位女神，代表了互惠的三个方面。第一道恩代表善予，第二道恩代表善受，第三道恩代表善报。也就是说，以感恩回应来提升给予者的荣誉，即使代价高昂也要向给予者表示忠诚，并在适当的时候寻找机会回报一些礼物或服务。

这是作者及其读者在创作和聆听希伯来书时所采用的社会文化逻辑。因此，当作者详述读者因上帝在基督里对他们的恩惠而获得的好处时，他也在为鼓励读者对上帝和基督做出适当的回应奠定基础，将对基督和上帝的家庭、教会的持续忠诚与他们应尽的感激之情联系起来。此外，他们与耶稣的持续联系确保他们能够继续享受接近上帝的乐趣，并找到他们所需的所有资源，以坚持不懈地享受上帝在永恒领域为他们承诺的最终恩惠的圆满之路。

也正是与这一策略相关的，我们应该听听希伯来书中的警告段落，其中一些警告非常强烈。但作者只是警告他的听众不要激怒如此慷慨和强大的恩人，不要公开羞辱他和他的礼物，不要背叛他，不要向邻居证明其他人的恩惠比上帝的恩惠更有价值，而上帝的恩惠是上帝的儿子为他们付出个人代价才赢得的。作者策略的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贯穿了希伯来书的整个结构，即激励听众互相鼓励，并提供每个人坚持不懈所需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在一个不支持的社会中。

作者认识到，基督徒同胞对于任何基督徒坚持信仰的重要性。因此，他敦促信徒从始至终以积极、培养毅力的方式激发彼此之间的互动。这将为他们一直遭受的非基督徒邻居的回应所带来的侵蚀性影响提供重要的补偿和平衡。

作者强调了他们对每个人坚持不懈的集体责任。例如，在第 3 章第 12 节及以下的劝诫中，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想要离弃永生神。只要还有今日，总要天天彼此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或者，就在几节之后，在第 4 章的开头，让我们惧怕，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在进入神安息的应许仍然存在的时候，想尽快停下来。

在他的布道接近尾声时，他再次敦促大家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失了神的恩赐，免得有毒根生出来，叫众人因此被玷污。免得有人变为属肉体和不信神的人，像以扫一样，他为一餐饭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正如我们在第 5 章中读到的，作者抱怨许多听众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教师，这是因为更坚定的信徒未能发挥这种积极作用，帮助那些不太忠诚、不太坚定的姐妹和兄弟保持对基督教团体的世界观和实践的承诺，这是最明智和最有利的行动方针。

如果所有小组成员都更积极地支持摇摆不定的人，那么现在放弃聚会的人就会更少。另一方面，这些退缩的人也辜负了他们的基督教同胞。他们的离开削弱了整体，削弱了留下的人的承诺，他们可能会因此想，如果他们不再觉得这项基督教事业令人信服，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此，作者从头到尾都关心让剩下的成员朝着彼此接近的方向前进，向他们保证，同样的运动意味着接近上帝和他们的天国遗产。

他还始终致力于激励信徒们互相帮助，帮助他们获得他们需要的一切，这样他们就会感受到上帝的帮助，感受到他们所信奉的信仰团体中家庭、兄弟姐妹之爱的现实。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来辨别作者、会众、他们所处的境况以及作者对他们的牧养目标和策略。我们可能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希伯来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不幸的是，与作者和收信人地点的问题一样，我们根本没有确切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希伯来书写于公元一世纪末之前。这是因为一位使徒教父罗马的克莱门特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时似乎提到了希伯来书第一章。这封信的日期通常为公元 96 年左右，因此希伯来书显然写得更早。

据说保罗的传教同伴之一提摩太当时身体状况良好，可以旅行，这再次表明该书的年代应在公元 96 年之前。学者们试图进一步缩小写作范围。例如，威廉·莱恩 (William Lane) 在《圣经注释系列》中对《希伯来书》的权威评论中，将《希伯来书》设定在罗马，好像是写给那里的基督徒的。

他从会众尚未进行血腥反抗的陈述中看出，这封信一定是在公元 64 年左右尼禄迫害会众之前写的。不幸的是，这一论点取决于希伯来书的收件人是否在罗马，而大部分证据表明他们不在意大利，而作者本人实际上在意大利，或者可能也在罗马。其他人认为，圣殿中对利未人献祭的提及表明希伯来书至少是在公元 70 年圣殿被毁之前写成的。

我自己觉得这些论点很有说服力，因为作者关于圣殿祭祀的陈述在圣殿被毁和祭祀停止之前更自然。例如，在第 10 章的开头，作者说，律法永远不能通过年复一年不断献上的相同祭祀使那些接近的人变得完美。否则，他们不会停止献祭吗？这句话结尾处的反问表明，祭祀确实仍在按照利未记及其规定进行。

否则，这个反问句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到那时，它们确实已经停止被献祭了。作者还在第九章第八和第九节中说，地上帐幕的第一个房间，即圣所，与第二个房间相对，后者类似于圣殿中的至圣所，引用，是对现在这个时期的类比，根据这个时期，人们所献的礼物和祭品无法使敬拜者在良心方面变得完美。同样，这种说法最自然地解读为作者和读者都知道这些祭品确实在继续被献祭。

最后，在希伯来书第 10 章第 11 节中，作者说，每个祭司都日复一日地站着侍奉，一次又一次地献上同样的祭品，但这些祭品永远无法消除罪恶。这种说法再次最自然地反映了利未祭司在当代持续履行圣经规定的职责，以至于这些祭品每年都会提醒人们罪恶。有些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些段落指向公元 70 年之前的日期，理由是米什纳和一世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 (Flaviu

s Josephus) 认为这些利未祭祀是持续进行的，或者是当前的，或者是现在的，远在公元 70 年之后。

还有人认为，作者可能在 70 岁之后才开始写作，只是在敏感地谈论圣殿的毁灭。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说服力或帮助。至于作者对谈论圣殿毁灭的敏感度，在我看来，作者不会犹豫不决地提到，圣殿被毁是利未祭祀的最后一颗棺材钉。

正是这位作者在解释耶利米书第 31 章第 31 至 34 节中有关新约的段落时，毫不犹豫地指出旧约已经过时，即将被废除。此外，约瑟夫斯和米什纳对耶路撒冷的献祭有着特殊的关注，并希望有一天这些献祭会在修复后的圣殿中恢复。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会记住这些献祭，并用现在时态谈论它们，称它们正在进行或继续进行，当然不是断然中断。

然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却不抱这样的希望。事实上，他把这些牺牲贬低为对人与上帝的关系无效的水平，并把它们贬低为耶稣死前的过去。他现在和所有未来时刻唯一看重的牺牲是耶稣为了服从上帝而献出生命所做出的牺牲。

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当然还没有解决，但我认为将《希伯来书》视为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发出的一份通讯是有意义的。除此之外。然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进一步缩小日期。我们现在已经尽可能充分地探索了这篇布道的作者、他的背景、他的艺术和技巧、他的目的以及他的总体战略。

我们还尽可能全面地重建了他所针对的基督教社区的人口统计和历史，以及导致他进行牧师干预（我们称之为《希伯来书》）的当前挑战。现在，我们准备开始逐段详细分析这篇布道，我们将始终如一地进行分析，不仅着眼于文本的内容，而且着眼于文本如何引导听众走向传教士认为是忠实而有利地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的方式。